

欢迎投稿:qlwbdz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12月5日A9版《南科大积极申请“去筹”转正》第二栏第五行“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委理事罗坚”,“常委理事”应为“常务理事”。

●12月5日B6版《“我想知道前辈的命运”》“爸爸妈妈都不敢相信”部分最后一段:“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人大会上”,句子不通。“政协二届二次人大会议”应为“政协二届二次会议”。

●12月7日A5版《疾驰1600里没逃出雾区》第二段:“记者从车窗外已经看不到尽在咫尺的房屋”,“尽在咫尺”应为“近在咫尺”。

●12月8日A8版《女童坠楼瞬间,邻居棉被接住》,文中说“7岁女童阳阳从四楼窗台坠落”,但文内示意图及封面图片小图红圈所示,坠楼处均为五楼窗户,文图不符。

●12月9日A19版《人到四十》再度“过把瘾”第三段:“纷至踏来”应为“纷至沓来”。同版《若有机缘定会参与央视春晚》第二段:“是以出演多种反面角色而声名鹤起”,“声名鹤起”应为“声名鹊起”。

●12月10日B4版广告“侯逸凡成功卫冕女子世界冠军”,“侯逸凡”应为“侯逸凡”。

●12月12日B2版《追寻时代偶像》“每天都要做一件好事”部分第三段:“孟宪华1963年出生”,“孟宪华”应为“孟宪兰”。

(感谢读者潘京华、周而复始、张召来、靳淑红、刘学英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▶▶

王莹:12月5日A10版《撤下53名乘客,联航飞机飞了》,小标题有“拒道歉拒赔偿”字样。这种说法有点偏颇,只是站在旅客的角度说话。根据我多年从事航空工作的经验判断,这不应该是联航的原因。文中提到是由于天气原因,并不是航空公司自身造成的。题目为了抓眼球,有些误导读者。

编辑者说:读者说得有理。因大雾,结冰等原因延迟起飞那是必须的,但航空方面做好解释并道歉也是必须的。做标题,有吸引读者的动机很正常,但采访、行文态度要客观,不应有偏颇。

李玉美:12月5日A2版《教授遇保安,谁都别滥权》,此事近日炒得沸沸扬扬,保安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。教授也是普通人,也应该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是?制度的制定是针对所有人的,所以,所有人都应该履行这些制度,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这样想,教授就心

理平衡了。

编辑者说:这件事,是典型的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其实国外的大学都是无围墙大学,一个学校有必要那么壁垒森严吗?我们国内,家属区办公楼饭店宾馆,到处都是层层保安,狐假虎威,劳民伤财。

陶玉山:12月6日A15版《一天就能办 咋就拖九年》,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的体现。记者采访后,长期拖欠的两万余名教师住房公积金问题迅速得到解决,让人感到不是欣慰,而是心酸,更是愤怒。

编辑者说:其实这件事,不只是“官僚主义”,“衙门作风”,恐怕还有一点欺负老实人的意思。但是,问题最终得到解决,过而能改,也是好政府,比那些死不认账、水煮不烂的衙门还是好很多。

刘丽:12月8日A13版《临沂一小伙要办“白菜婚礼”》。帮助菜农的方式很多,大张旗鼓地宣传白菜婚礼有

作秀和炒作的嫌疑。婚礼一生一次,好事要做一生。祝福他们的新婚。希望婚礼还是发喜糖吧。发白菜不太合情理,还是送给亲友吃了吧。

编辑者说:白菜婚礼,既讨了彩头,又帮了菜农,还别有新意与众不同,有啥不好的?

蒋延琳:12月9日A8版《人均欠薪超千元将挂牌督办》,对广大农民工来说,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!临近年底,拿到一年的辛苦钱回家过年,是每个农民工所期盼的事情。9部门联合为农民工撑腰讨薪,无疑给广大农民工在寒冷的冬季里送去了些许暖意。

编辑者说:有劳动的权利,却没有拿钱的权利,看起来匪夷所思,但却在不断地发生着。在中国,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,还是任重而道远啊!

流畅:12月9日A9版《中国应从欧债危机中学什么》,第一段文中称:中国社会科

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将做客齐鲁大讲坛,“畅谈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”。“畅谈”一词不妥吧?应该是论述或讲解,也许作者觉得是面向大众,所以“畅谈”。但畅谈欧债危机,感觉很不爽。

编辑者说:一词之差,感觉殊异。对任何人任何国家的痛苦,都不该“畅谈”。这就像吃饭的时候忽然被一粒沙子垫了牙,把一顿饭的滋味都报销了。

江一帆:12月7日A12版《黑出租每月收入近万元》,怪不得黑出租禁而不止,顶风而上呢,原来有这么多的收入呀。其实我认为,黑出租既然有市场,就有它存在的理由。有关部门还是想想如何因势利导,让黑出租能走上正轨吧。

编辑者说:走上正轨,它就挣不着钱了。黑出租违法,正规出租呢,苛捐杂税太过沉重,这是滋生所谓黑出租的直接原因。

读者评报▶▶

“原”字不对

12月5日B4版《不做校长,“炮声依旧”》,文中“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,原北大校长许智宏”,正确表述应该是“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……”“原”字如果用在单位前面,说明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。

读者 孙郑生 此处“原”字使用是照搬了去年更换武汉大学校长时,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中的用法,消息称:“……原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担任武汉大学校长。”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厚爱。 编辑 张洪波

崔民是谁

12月9日A11版《济青高速昨发30余起事故》第三段“崔民告诉记者……”仔细看前后叙述,并无有关崔民身份的介绍。崔民是谁?司机?乘客?高速交警?身份不明。

读者 陈立新 崔民是现场一位目击者。该句之前原有交代,修改时误删,造成崔民没有了身份表述,致歉。 编辑 刘海鹏

称“老人”欠妥

12月11日A5版《晨练老人冰水中救起轻生女》第一段:正在晨练的51岁老人邵长城纵身跳入冰冷的湖水中,将女子救上岸后悄然离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二条规定,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。2005年,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年龄划分法也提出:45岁以下为青年,45-59岁为中年,60-74岁为年轻的老人或老年前期,75-89岁为老年。按国内法律和国际惯例,51岁都不应该算作老人。 读者 刘允辉

回一个电话

作者:斯坦利·宾 翻译:邓笛

你。”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。

在以后的六周里,本克给我打了十二三个电话。第一周最多,大概一天一个电话。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。最后就没有电话了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看到秘书记下来的“来电留言”之后不马上给他回个电话。

“过会儿再给他打。”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。这下可好,他肯定是生气了。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,但也不是随人捏的软柿子。他不给我打电话了,像别的成年人一样,我也善于自我开脱,没过多久,就把这事忘了。

但是,每过一阵子,我就会想到本克。“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。”我对自己说。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,拨了号码,但是每到这时,我可以向你发誓,我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三条电话线有外电打进。你知道,我必须以工作为重。

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,但是他与我的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。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,擅长敷衍扯皮,讲究经济效益。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,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谊?“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了。”我在心中说,但我还是没有。

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。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。这时我想起来,前段时间莫比也给我打过两三个电话,但我一直没回。我向他走过去,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热火朝天,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分开才行。“喂!”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,向他伸出了手。他没有与我握手,而是将身子背过去,又与别人攀谈起来。

我感到非常愤慨。“自命不凡的混蛋!”我大声怒叱。当然,我意识到自己也有错,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

他,还有……对了,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。但是我现在该跟他说些什么?怎么向他解释呢?他会不会也撂下我的电话?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对待我,我会很伤心的。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?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?

今年三月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是莫比打来的。“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。一起吃顿饭吧?”他说。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,并向他道歉。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“报复行为”表示了歉意。我们又成了朋友,但这又让我想起了……失去的东西。在那次饭桌上,一种伤感的情绪在我心头泛起,一直萦绕于怀。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。但是,我没有。

终于,我受到报应。上周,我的朋友斯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。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,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。“谢谢,伙计,”他说,“我得走了,我们改天再谈。”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,甚至可以听到别人祝贺他的声音。

我第二天给斯泰打电话时,他在开会。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,接线的却是一个陌生人,那人叫我把姓名留下。我再也没有给斯泰打电话,我想以后也不会打了。如果他想与我联系,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,因为我们曾是好朋友。

现在我眼前有一个天平可怕地平衡着。一头是本克,他离我而去了,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,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;另一头是斯泰,我离他而去了,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。其实,只要他回我一个电话。

我猛然醒悟。我拨了一个号码,“本克!如果你不在,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!伙计,对不起,是我错了!”

途遇抢劫

作者:艾德·华莱士 翻译:庞启帆

本森医生不得不连夜开车去出诊。索里农庄的索里太太快要分娩了,他必须赶去接生。

在离索里农庄还有几公里的地方,本森医生看到一个人正沿着公路行走。风很大,那人走得很艰难。本森心生怜悯,在那个人身边停下车,并请他上车。

陌生人说了声“谢谢”,便钻进了车里。“这么晚了,您要去哪里?”本森问。

“到底特律。那里的一家汽车工厂正在招工,我得连夜赶过去。去迟了,可能就没机会了。您知道,战争刚结束,工作不好找。”陌生人答道。然后他问道:“能给我一支烟吗?”

本森从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盒香烟递给陌生人。陌生人点燃了烟,说:“谢谢。但我想再拿一支等会儿在路上抽,我想您不会介意吧?”说完,不等本森回答,他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,然后把烟放回了本森的口袋里。

本森有些不高兴,但他没有表现出来。他继续问:“你当过兵吗?”

“在前线开了四年救护车。”

“是吗?我就是个医生。我叫本森。”

“怪不得车里有股药味。”陌生人笑道,然后郑重说道,“我叫特纳·埃文斯。”

这时,本森想起了索里夫人。他想看看几点了,但当他把手伸进口袋时,发现

他的怀表不见了。他马上想起了埃文斯刚才的动作。

“好心却遭贼了!”他在心里骂道。

本森忍住怒火,慢慢把右手移到座位下,摸到了那支用来防身的自动手枪。然后他急速刹车,把手枪对准了埃文斯,大声喝道:“把那只怀表放进我的口袋!”

埃文斯慌忙举起手。“上帝!医生,您……您这是……”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
本森把枪顶在埃文斯的脑门上,怒道:“我再说一遍,快把怀表放进我的口袋里,否则我就开枪了。”

埃文斯颤抖着把手伸进自己的外衣口袋,摸出一只怀表,然后把它放进了本森的口袋。

“我本来要赶时间去救人,却还花费时间帮你。你真是太没良心了。”说完,本森把埃文斯赶下了车。然后他迅速发动车子,直奔索里农庄。

一个小时后,本森医生顺利地把索里太太的孩子接到了这个世上。他高兴地对索里太太说:“哦,让我来看看这小家伙出生的时间。”说完,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怀表,放到明亮的灯光下。

本森呆住了。那只怀表的表盖没有了,玻璃表面也有一道裂痕。他把表翻过来,看到表底刻着这些字:“赠给勇敢保护了全连官兵的列兵特纳·埃文斯。护士琼斯。”



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,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,就应该正视它,并争取改正。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,我想,把这件事公布出来,于人有益,于己有补。

大约两年前,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,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。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,但也很忙,就像是你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,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稀有,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大的麻烦,比如,有时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。做这份工作后,我每天平均要接100多个电话,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一倍。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,即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冲着手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
我这是在工作,我想这是唯一能说出的借口。我拿这么高的薪水,就该这样。

这样一来,我给那些与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。本克是一个诗人,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,交往有时频繁,有时稀疏。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,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饭,或在酒吧里坐坐,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。十年来,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持续着。

我得了这份新工作,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。当时我有三个电话要听,所以我说:“过会儿我打给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lhaoqing@qwb.com.cn